

洞靈真經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屢毀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且予我其的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慶慶曰不者夫尋常之汚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鮪鮪弱弱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雙狐弱之祥且也尊賢賢辨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語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湯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粗乎堯舜之間其災災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言未

突南子禁之樗色整然膝席曰樗羊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貴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欲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毒物者滑之故不得毒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發發一矢射一招招无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惰此之為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泰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

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矣夫晉視者以鞋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黷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適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天天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冥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弱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聃而自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

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也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懷鬻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粟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賜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黨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墜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

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飭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鷄厄音厄而作負日任勞流汗澀墜夜分僅息闔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堅之道也噤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剽情尚想舉志所事倫揆忘寢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音替其業履是為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音此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威則鬼神助信義教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

四音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嫌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嫌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嫌人情自然也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厄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厄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卑也吏之有辜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

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允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饋，帛與紉，繡曰：余木小子，否德奉位，水旱不時，藉為人苦，何以讓之？允倉子曰：水陰沙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早陽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益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允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令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若之何？允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實於此，飾楚之實以實罪於君，楚所不能為君，必致夫真，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遲不直，以耗寇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間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胡珪戎弓往，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今諸侯實生心焉，遠返其路，而益善鄭焉，人

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天具展，其欲百吏庶天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携持，保抱，遁逃，隱蔽，深淵，辟諾來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曰窮刑罰，且二貴者曰貴料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疲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感，下既感，則官長勞，官長勞，則實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遇能無伏士矣，人有惡，及於鄉者，則以誨之，不改是為惡

戾於縣，則誅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州，則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遇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胃懷，無有干背，愞愞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於求士，士之待求，莫善於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天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前巧竊濫，益至，而正雅策，結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狡游飾，益來，而審評，結實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於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關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



所於怨夫東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  
 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  
 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  
 得動哉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  
 一善喜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  
 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  
 異益恐山澤遠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  
 哉適者及嬖僕臣累舉推任頗階左右意余  
 辱昧無能斷明徒唯茲和和依違浸長自賢  
 欺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過就澁固黨於是弃  
 左右近習三人市敗庶司尹天五人曰無今  
 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  
 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與服純  
 策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與服純策則人不  
 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  
 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  
 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夫服  
 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餘貴德知恥  
 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

於餘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餘正三者理國  
 之宗也存結末之世與服文巧憲令讓祈禁  
 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炎暴憲令讓祈  
 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  
 炎暴則人不忠潔而恥朴貴華矣俗多忌諱  
 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  
 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朴貴華之謂浮  
 上下膠戾之謂寔衆不懼死之謂冒寔正之  
 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寔器能之士  
 不官於冒浮寔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  
 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  
 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免湯是  
 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  
 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  
 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殺及此言也  
 乃以私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  
 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建之  
 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  
 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朴亢倉子曰政煩  
 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朴夫人俗隨國

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者則身養食  
 黃則身黃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  
 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  
 人貧向粵之鋒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  
 捨鏃則其與槁朴也無擇及夫蕩寇爭度音  
 觀武決勝加之駭督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  
 立敵矣蜚景之翎威奪白日氣威紫蜺以之  
 封獲則其與劇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  
 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  
 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  
 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  
 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  
 鮮姦者出言天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  
 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  
 省事而一令除去棄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  
 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  
 姓富吏利曰省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  
 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  
 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良良關遠牽

率其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  
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適生黠計吏勞政酷莫  
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  
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  
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  
道行義者被刑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  
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  
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  
怨讎祀感神益怒

####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  
生而物授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  
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世之感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  
官之本矣草營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營則  
為病國鬱則百患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  
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遠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  
禮賢良自至君耕而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  
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

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先舜有為人主之勤  
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  
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  
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  
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  
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欲其愛  
惜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  
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  
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  
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種  
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  
以隼翼而被之鷙視而不明者正以鷙明  
者視之乃鷙也今夫小人多誦經藉方書或  
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  
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  
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  
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主之用人  
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  
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

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  
功則天下之人恆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  
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  
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人主  
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  
不知類矣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  
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  
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  
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若  
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  
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  
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  
以耳目取人皆黷寇以買譽以心慮取人  
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  
自化吏黷寇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也世主  
豈知哉

####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  
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

似不同然察其志微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  
 許不怨黜退不悖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  
 不感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貴鬼神開  
 贊墮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  
 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  
 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軟洽然察  
 其志微其心盡在竟位所以聞奇則恠見異  
 必悖狙獫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  
 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開極戎狄交侵喪亂弘  
 多萬物不化夫不傳貨財不矜人力不損官  
 吏而功成政立下自百姓上溢主德如此者  
 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効一時功  
 利規實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  
 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無理之世人得邪龍  
 觀問事者元倉子曰既榮名而臣人者心莫  
 若公親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  
 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令之清勤  
 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區區條別動得其  
 宜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區條別致遠不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拒事得其所

心以事為主拒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  
 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  
 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  
 有才臣不忠不忠通盡忠而主莫之信主  
 不忠不信道恐信之而莫能事事工等之人  
 得其注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  
 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使莫肆其  
 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  
 愛身而不死王事通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  
 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愛其於眾  
 也蘇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  
 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  
 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  
 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  
 職司勤辦居室倫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眾  
 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  
 而不怨智者不疑豈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  
 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避而理不可拔凡謂賢

人不自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  
 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  
 培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  
 謹卿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游  
 者久之矣所如寡舍或為乘時夸毗者所蚩  
 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元倉子曰吾聞至人  
 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專  
 信義吾乃今不知為二受不信為信信而不  
 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人義而不俊義為  
 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尼隨退胡以取貴乎  
 時而教理之所上也元倉子俯而循衽仰而  
 謔超然而歌曰時之興兮信義固時之默  
 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先  
 忽不知其讓夫違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  
 者真不行也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  
 時上士乃隱隱之為善有可貴也莫可為  
 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故莫  
 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元倉子曰賢  
 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  
 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



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功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道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回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反媚佞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若者黃帝得常仙封鴻臚音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寧籍皆由數君體道達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為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元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元倉子曰審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餘寧無為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舉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 順道篇第七

閔子審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正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成感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牢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龍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

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齊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揮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然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齊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交遊稱其信卿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劔而去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手賢

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象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言言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程西氏之子甚孝謹程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程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視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胃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歎口謀將然之程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程西見然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闊而心躁者謂兼雜之人為穢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彈載若非徹識孰能究詳時有不可不應量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量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

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量不遠志而宣言云不過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應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蒙日積兒童之所簡者適者羞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適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以未賢責眾愚未賢者以之止以未明責眾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刀產約刀產約則輕流徒輕流徒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



鬪人鬪人非徒為墜利也貴行其志也人人  
鬪則朴則易則邊境安則主位  
尊人鬪則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  
力博深鬪則刀產復刀產則重流散重  
流散則死刀處無二慮是天下致一心矣天  
下一心軒皇凡遠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  
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  
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墜  
產也后妃率嬪御籍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  
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質  
功資相氣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均  
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  
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  
御女不外嫁以妨鬪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  
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  
天也養之者墜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獲  
耘之容乎是謂耕道鬪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時莫不襲冠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早者  
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  
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耨

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墜產  
財不與人百耕有年紀土無年紀土無失人  
時迫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刀時  
而薄之此從之也夫耨必以早使墜肥  
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  
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剛欲深以端欲沃以平下得陰  
上得陽然後成生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  
相害故速大正刀行通其中疏氣冷風則有  
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墜之  
竊也不除則燕除之則虛是蔓傷之也苗開  
弱也欲孤刀天也欲相與居刀熟也欲相與  
扶三以弱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  
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  
耨也天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境  
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秕燒而專  
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  
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  
木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飽而香春之

易而食之強失時之未深芒而小莖穗銳多  
批而青當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  
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青短穗得時之稻  
莖葉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  
厚糠而莖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稟而  
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  
節莖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  
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  
而頸族二七以氣行薄莖而節色食之使  
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莖  
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  
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  
入身無奇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  
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疾人無疾  
疾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  
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鬪王不務鬪是  
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脈強兵於天下使庶天飽戎必致

允倉子待以壞邑十二周寶迫之允倉子至  
 自榮泉賓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  
 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允倉子油然  
 虧躬曰朕以主氣異之間而寧弊弊焉以所  
 刺豈故抑者亦隨耳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景主一拜再舉斂繡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  
 惟天所命允倉子仰懷而感俯正顏色曰原  
 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凡兵也者出人之威  
 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  
 嘗無少選不用貴賤天少賢愚相與同察兵  
 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  
 微言推拔兵也侈聞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  
 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闢矣  
 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  
 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樂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  
 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  
 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  
 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  
 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惡親餓  
 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  
 也勝負之決勿微於他必反人情之情欲  
 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  
 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眾也心欲  
 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  
 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  
 其敵誠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  
 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  
 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  
 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之入於敵  
 之境則人知所死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  
 果稼不死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  
 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能敵資以章好惡以  
 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懷報凌傲遠宕不聽者  
 雖行武焉可也先登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  
 以除人之餘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  
 人獨誅所誅而已矣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

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  
 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  
 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  
 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  
 母行地滋遠得人滋眾辭未終景主與稽首  
 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  
 如也而心滿蓋龔於是步前稱壽為允倉  
 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饋室又月涉旬  
 辰加天筭明白晝行道

洞靈真經